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  
革命与乌托邦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SIX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人民出版社

非外借

E712.69-53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 马克思主义、 革命与乌托邦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SIX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春 钟金铃

封面设计：木 辛 汪 莹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 (美) 赫伯特·

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SIX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ISBN 978-7-01-018873-7

I. ①马… II. ①赫…②高…③连…④陶… III. ①马尔库塞 (Marcuse,  
Herbert 1898-1979)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 B7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9865 号

##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MA'ERKUSAI WENJI DILIUJUAN  
MAKESI ZHUYI GEMING YU WUTUOBANG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7.5

字数: 555 千字

ISBN 978-7-01-018873-7 定价: 1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ISBN 978-7-01-018873-7



9 787010 188737 >

# 目 录

## 引 言 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历险

.....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克莱顿·皮尔斯 1

---

## 一 马克思主义研究

---

评卡尔·福尔伦德的《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	82
价值与交换价值.....	86
近来的共产主义文献.....	8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辩证法与逻辑.....	98
1954年版《理性和革命》的增补后记.....	112
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的序言.....	118
评乔治·里希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批判研究》.....	124
人道主义与人性.....	127
为何要继续谈社会主义？.....	13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跋.....	142
本雅明《暴力批判》的后记.....	149
辩证法中的否定概念.....	155

辩证法的历史..... 160

---

## 二 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

马尔库塞论古巴..... 186

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与马尔库塞及彼特·弗思的  
一次座谈..... 195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 205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218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228

革命主体与自治..... 237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 242

鼠辈马尔库塞..... 251

英格·马尔库塞致威廉·麦吉尔校长及马尔库塞的评论..... 253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论解放》的报告..... 256

安吉拉·戴维斯与马尔库塞..... 259

论科学和社会..... 267

宽容的真实本性..... 269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时事的演讲与访谈

---

马克思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相遇..... 276

社会主义过时了..... 295

乌托邦的终结..... 314

马尔库塞与彼得·梅塞堡之间的讨论..... 331

马尔库塞：新左派哲学家..... 339

人道主义诸变体：马尔库塞对话哈维·惠勒..... 349



1969 年革命：与亨里奇·努斯鲍姆的讨论（科隆）.....	356
1969 年 5 月 21 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会议.....	364
比耶尔·维扬松－蓬德访马尔库塞.....	375

#### 四 书信、证词及对批评者的回应

致霍克海默.....	380
1957 年 6 月 7 日、6 月 11 日、10 月 7 日及 10 月 11 日致 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382
1961 年 3 月 6 日致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397
弗兰茨·纽曼的《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序言.....	400
苏联的理论与实践.....	405
致卡莱尔·科西克.....	409
悼念保罗·巴兰.....	412
论改变世界：对卡尔·米勒的回应.....	414
《卫报》，1968 年 12 月 5 日对批评者的回应.....	421
解放的辩证法以及激进的行动主义：马尔库塞与利奥· 洛文塔尔的通信.....	423
论基辛格.....	427
致鲁迪·杜切克.....	430
[1978 年] 7 月 10 日哈贝马斯致马尔库塞.....	435

#### 五 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

马尔库塞在 20 世纪 70 年代 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性：一场 未竟的革命.....	440
1970 年 4 月 17—23 日《街报》和圣迭戈自由出版社访	

马尔库塞.....	447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与准马克思.....	458
《世界外交论衡》.....	463
詹圭多·皮安尼访马尔库塞.....	467
米利亚姆·米德成·马里诺维奇 1978 年访马尔库塞.....	475
无产阶级的物化.....	506
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 理论综合.....	511
关于多元主义、未来以及哲学对话马尔库塞.....	534
比尔·里特访马尔库塞.....	543
后 记..... 彼得·马尔库塞	555
索 引.....	558

## 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历险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克莱顿·皮尔斯

纵观其一生，为顺应现代文化、政治与社会发展轨迹的变化，马尔库塞将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他现代哲学思潮与力图重建马克思理论的现代哲学整合了起来。马尔库塞始终坚持一种批判的、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要想发展一种关乎当代运动的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社会地、历史地解释马克思的范畴时，马尔库塞看到，马克思理论必须根据新的历史和理论发展不断修正、更新，正如马尔库塞自己所做的那样，他以现有社会条件、政治斗争和历史可能性为依据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他自己的成果，就是为了获得一个他终生都在勾勒的更自由、更幸福、更平等的社会蓝图，可以替换各种支配体系。

正如前面几卷所指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理论与政治学的特点是，他对哲学、精神分析、美学和批判社会理论做了风格独特的、新颖的整合。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对这些传统的综合把马尔库塞的研究引向了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而这两方面在现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的支配理论和解放理论中始终有其位置。在本“引言”中，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对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的渴望一直以来都是其作品的主题，它同样也对我们现今更好地理解逐渐演变的支配体系与在 21 世纪帮助构建我们今天历史境遇的社会斗争产生了



持久的影响。

然而，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不过就是一种不太消极、不太悲观的理论。对马尔库塞而言，乌托邦概念表达了善的生活和善的社会的规范性愿景，以及对更好的世界的渴望。马尔库塞及其同行人都深受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的影响，布洛赫曾在他的三卷本《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从幻想和神话一直到可供选择的政治组织，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或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清晰地描述了他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对乌托邦的一贯看法。<sup>①</sup> 在当代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暴动为特征的历史情境下，马尔库塞的革命观念，即动荡的总体，无疑对批判性地解释 2011 年的暴动，解释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其他反抗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镇压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sup>②</sup> 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尔库塞早就在理论上为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所谓的“诸众的”（multitudinal）抵抗，或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通过以最新发生的社会叛乱为依据来解释和认识自发拒绝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的“敲打资本主

① 参见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three volum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6。关于布洛赫的著作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参见 Douglas Kellner, “Ernst Bloch, Utopia and Ideology Critique,” in *Existential Utopia: New Perspectives on Utopian Thought*, edited by Patricia Vieira and Michael Marder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83-96；这本书提供了最前沿的学者研究布洛赫与乌托邦的例证，展示了它与当代思想与政治活动的持续关联。此外，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概念还深受其布兰迪斯的同事弗兰克·曼纽尔（Frank E. Manuel）、弗里切·曼纽尔（Fritzie P. Manuel）的权威著作《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Frank E. Manuel,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的影响。

② 参见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2011: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o Occupy Everywhe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12; Slavoj Žižek,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New York: Verso, 2012。另参见 Marc Lynch, *The Arab Upris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s of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义”的命题做了准备。<sup>①</sup>

显然，从他热情洋溢的 1969 年的《论解放》直至他 1979 年去世，马尔库塞 [3] 一直都在致力于以概念来思考自发的但却相互联系的反抗资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乃至美国的帝国主义形式的社会运动。马尔库塞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的各式各样的造反运动出发，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主体性理论，而这也使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乃至我们的时代尤为相关，因此，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好是从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来理解。

本卷挑选的文章将表明，革命对马尔库塞来说指的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关系的发展，创造与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和社会控制体制彻底决裂的条件，从而与现有社会秩序决裂并推翻该秩序。因此，我们在本卷想问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阅读和思考马尔库塞的作品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特别擅长识别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新的支配和控制制度将内在矛盾稳定下来的方式，所以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在反革命的情境下设想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方式与现在面临着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的挑战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阶段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比如，马尔库塞对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的批判和理论化就有助于突出许多理论家所勾勒的新自由主义的某些鲜明特征，也有助于突出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发达工业社会体系与 21 世纪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之间的差异。<sup>②</sup>

① 比如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Commonw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另参见 John Holloway,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② 参见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中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形式的探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另参见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Picador, 2007。

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延续至今通过不间断地废止凯恩斯的社会政策所实现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财富再分配（财富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转移到了精英企业寡头的手中），私有化的扩张，从生态灾难和社会灾难牟利，比如，在 2008 年银行破产之后不断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或者为了企业的利益重建新奥尔良，这些所揭示的是一种更具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此形式早在马尔库塞所讨论的发达的工业社会体系中就已初露端倪。<sup>①</sup>更进一步讲，各种展现新自由主义统治合理性的制度和政策还带来了允许以新的、强有力的方式来监管民众主体性的新型的技术控制，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而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支配与控制的分析有助于阐明该问题。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理性最具破坏性的一个特征已经在主观的维度上出现，由此，一种定性的认识，即把人当成对自身幸福负责、把幸福建立在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市场决策基础上的投资机器，也浮现了出来。事实上，就像乌尔里希·布洛克林（Ulrich Bröckling）所讲的那样，他研究主体性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形成时注意到，“个人像选择投资和撤资一样对待他们自身的健康”带来了以道德律令（ethical imperative）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这里的规则是责怪受害者：谁病了，谁就是没有充分照料好他的健康；谁成了事故或犯罪的受害者，谁就应该更好地注意他自身的安全”<sup>②</sup>。

因此，由发达工业社会向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大挑战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压抑的俗化形式变得更深层次化了，因为个人整个地被整合进了资本主义支配与控制体系的工具理性，欢愉渐渐变成了支配形式，比如，疯狂成瘾的消费者纵情或者迷恋媒体、运动或其他休闲活动。简

①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How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SA to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② Ulrich Bröckling, “Human Economy, Human Capital: A Critique of Biopolitical Economy”, in *Government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dited by U. Bröckling, S. Krasmann, and T. Lemk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61.

言之，塑造主体的同一性已经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治国策略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人的生命本身已经变成了公司、政府和机构投资或撤资的场所，因为它们对从人口和自然世界中提取出最大可能的价值很感兴趣。举例来说，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政策就把学生和人口建成了潜在的人力资本增值的场所（或者说剩余劳动力后备军），以确保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力争上游”。<sup>①</sup>或者，在更为直接的意义，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拼命地搜求市场成长的新领地，分子和细胞材料已经变成了交换的物质基础。<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马尔库塞所理解的人和自然世界将进一步融入资本的交流、生产系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学校和新成立的基因实验室都有责任。

[5]

对马尔库塞来说，构建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不仅要求拒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翻与之相伴的支配性的制度和文化的，还要求创造一种在生物层面拒绝晚期资本主义这个“病态社会”的“新人类”。从这层意义上讲，在社会政治控制加剧的形式下，马尔库塞对革命的理解表明，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外创造一种使人的生命这一本体从中涌现出来的社会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在动物和人的细胞材料已经具有商品交换价值的时期，马尔库塞关于以不同于构成“生物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控制（人的和非人的）生命的技术正在这里迅速扩张——的价值为基础的“新人类”的提议仍然很重要。换言之，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行业基本上已经改变了人类的（其实，也改变了动物的）本质，因此也改变了资本流通中那些可以被买卖和交易的东西的本质。确实，21世纪某些最强大的经济部门一直都在通过新的控制和规训形

① 关于美国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制方案的生命政治维度，参见 Clayton Pierce's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Biocapitalism: Optimizing Educational Life for a Flat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② 参见 Donna Haraway, *Modest\_Mouse@Second\_Millennium.Female@\_Meets\_ OncoMou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nd Sarah Franklin and Margaret Lock, *Remaking Life and Death: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Life Sciences*,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3。

式，包括在基因层面上监管生命，改造生命的生物学基础。因此我认为，在“后基因”时代，马尔库塞就拒绝从生物学意义上进一步整合人类和自然界所作的筹划值得重新考虑，据此，“大拒绝”现在必须也要批判“生物资本”，或者说，也要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向生命的分子维度和基因维度的推进。

针对现有的支配和控制体系，马尔库塞设想了本能地拒绝晚期资本主义造就的病态社会价值的新的革命主体。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革命概念对准确地定位当代的暴动仍然很有用，因为它为全面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立足于“新人类”在技术越来越复杂的反革命政权的系统控制下发展的规范性视角，此外，它还对该政权做了激进的批判。因此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作品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命政治维度，与福柯后期的思想及其他批判理论一起，都可以被用于发展当今时代的支配与解放理论。对马尔库塞来说，革命概念必须使全新的生活方式理论化和实践化，而他的研究兴趣就在于彻底地批判包括发达资本主义与现已不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内的现有社会制度，谋求替换当代的压抑和支配体系。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塑，其重点放在了“生命本身”最终是如何在遭受野蛮管制的社会中被置身险境的，这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得到了诸如基因工程与药物等有前途的生物科学行业的鼓舞）不断占有越来越多的生命形态，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将其转变为商品化的“生命资本”形态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sup>①</sup>

[6]

---

① 尼古拉斯·罗斯 (Nikolas Rose) 对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体化的研究曾经指出，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经由新的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治疗手段和话语部分地形成一种自我关照的伦理。参见他关于生物医学与主体性的交汇的出色研究，*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见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Third Millenniu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1；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Bio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以及 Clayton Pierc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Biocapit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因此，我们的核心主张是，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对非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何以不断地被资本的流通与交换过程所包围、所整合的思考，绝对具有时效性。他的革命辩证法在发达工业社会一直以来都非常契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先前限制——把市场延伸到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进一步推动对自然的支配的方式。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东西，比如，孟山都公司的“绝育种子”或第一种用于人们消费的转基因动物——转基因三文鱼，所以马尔库塞的强调很准确，即革命变革必须首先拒绝旨在以市场为目标重构生活本身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错乱”扩大它的影响范围。<sup>①</sup>事实上，现在的基因、分子、动物材料以及人的生命都从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技术重建。不仅人的性冲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控制和消费形式下被重塑了，甚至生命特有的生物基础也正在以市场生命为目标被重构。

马尔库塞辩证的革命理论还阐明了人的社会生活如何通过技术控制的新发展被更进一步地纳入了资本的价值化过程。比如说，在教育领域，作为美国教育制度默认的目标，人力资本积累这一主导范式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标准化。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修订美国教育制度以便在“力争上游”中“胜过”“扁平世界”<sup>②</sup>的其余部分时，一种进化了的反革命的教育类型在各式各样的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学校方案（restructuring projects）——目前在美国方兴未艾——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部门中出现了。伴随着奥巴马政府为了更进一步提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技能而正在推行的教育改革，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教育主体的模型看起来很像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

[7]

① Cooper, *Life as Surplus*, op cit.

② 汤马斯·弗里曼（Thomas Loren Friedman）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借以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公平竞争的“扁平世界”（flat world），也就是说，为这一受强大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左右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建构。参见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所谓的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自私自利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

符合主流人力资本框架的教育是使经济人有可能为了积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 (比如, 在高科技劳动领域的教育), 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阶段成为有竞争性的行动者而做出决定性投资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很明显, 马尔库塞早就意识到了, 这就是大学和高校这类机构的未来。事实上, 从马尔库塞在本卷对巴罗的初期社会主义 (protosocialism) 概念所做的评论来看, 他主要是列举了近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sup>①</sup> 中所谓的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劳动方式。谈到巴罗的“剩余意识”时, 马尔库塞指出:

自由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更多地取决于这种植根于同时超越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意识形式的传播。巴罗称之为“剩余意识”。它是“自由之人 [心理上] 的能力, 是不再用以满足生存斗争的能力”, 而它会转化成实践。工业的、科技的生产方式——在此, 脑力劳动变成了本质因素——提高了生产者 (“集体工人”) 的素质、技能、想象力以及行动与享乐的能力, 它们在资本主义和压制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遭到了扼杀或滥用。但正是它们推动着人们超越非人的现实, 走向真正的人的现实。

[8] 紧接着, 马尔库塞又指出:

在主体的剩余意识中, 补偿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被迫达成了统一。补偿的兴趣主要关心的是物质商品层面: 更大更好的消费、事业、竞

① Mar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Michael Hardt and Paolo Virno,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33-14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争、利润、“身份象征”，等等。它们可以（至少目前来说如此！）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得到满足：它们可以补偿非人化。<sup>①</sup>

在马尔库塞对巴罗的“剩余意识”这一令人着迷的概念的分析中，两个重要的方面暴露了出来。它们可以表明在新的劳动形式迫使个人耗费更多的教育和培训——简言之，人力资本投资——时马尔库塞是如何思考革命主体（及其现实可能性）的。<sup>②</sup> 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脑力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不仅会给个人带来更深层次的压抑性的俗化，同时也会“超越”物质生产过程。易言之，智力劳动并没有被束缚在工厂里，它也可以出现在实验室这样的新的生产场所，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通过电脑做“灵活的”安排。马尔库塞在这里似乎有可能会建议说，革命主体（如今拥有特定类型的剩余意识）应该设法转变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扭曲的“想象的质量、技术、形式，活动和娱乐的能力”，以一种新的表现拒绝的、可以创造新人类和新的社会生活的形式来使用它们。

巴罗与马尔库塞认为，个人追求“补偿的兴趣”只能表面上实现他们新的由技术建构起来的需要和满足感。他们的批判对于理解人的主体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受管制的、被建构起来的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具体而言，马尔库塞认为，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模式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持续不断地转向脑力或非物质劳动，新的压抑性的俗化形式与新的抵抗形式也会浮现出来。如果现在把马尔库塞对巴罗的“剩余意识”这一概念的分析放在以人力资源为本的社会——在这里，所有人关注的都是对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最理性的、负责任的、最高回报率的投资——情境中，我们可以说他的分析非常准确。如此来看，马尔库塞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脑力劳动丰富的

[9]

① 参见第 548 页。

② 关于马尔库塞参与巴罗对革命性变革的新的主观条件的讨论的分析，另参见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社会中形成的剩余意识不仅会带来新的控制和禁锢主体的形式，还会带来新的改善和丰富人的生活生活的潜能。

因此，马尔库塞意识到了新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形式不仅包含着对人进行支配和社会管制的可能，也包含着抵抗和对人类生活进行乌托邦式的可能。这一分析就发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会带来新形式的社会管制、利润率，也总有可能带来新形式的生活和社会。

本卷，我们将收录几篇很关键的文本，它们可以揭示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占有如何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的作品，同时它们仍然与当代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紧密相关。第一部分涉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收录了一些评论、文章、百科全书词条和演讲稿，其中有很多从未发表过，这些材料可以表明马尔库塞认同和信任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方面，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第二部分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收录了一些讨论、访谈以及其他记录马尔库塞在不同场合——从1962年的古巴抗议集会到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讨会，再到马尔库塞对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的反思，以及他在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因激进政治受到国家侵害时替她辩护的记录——所做演讲的文本（其中有些先前都没有发表过）。

千万别忘了，马尔库塞不仅是一位学者和作家，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因此，第三部分通过收集“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时事的演讲与访谈”，即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问题的电台谈话、演讲和公开辩论（在那段动荡时期，这些论战占据着政治关切和斗争的中心位置），展示了马尔库塞生命中的这个方面。第四部分是“书信、证词及对批评者的回应”，这些材料可以证明马尔库塞的核心立场和政治纲领何以成就了当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与未来所展开的决定性议题与争论的核心。第五部分讨论了“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该部分的文本承认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运动已经被70年代的反革命时期——马尔库塞在这期间看到，他数十